



扬州文化丛书

扬州史述

朱福炷
◎
著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K295.3

1

扬

州

史

述

朱福炷
◎
著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序

序



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中，扬州是一个文化个性十分鲜明的城市。如果说在中国文化版图上有诸多闪光点的话，那么，扬州正是这样的闪光点之一。扬州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色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扬州地处南北走向的运河与东西走向的长江之交汇点上，自古即有楚尾吴头、江淮名邑之称。扬州作为交通枢纽与商贸重镇，擅舟楫之便，得人文之胜；这里风光明媚，物产富饶，文教昌盛，地灵人杰，历史文化积淀十分丰厚。这表现在独树一帜的园林胜迹、琳琅满目的工艺珍品、脍炙人口的美味佳肴、争奇斗艳的服饰民居等丰富多彩的物化形态上，表现在千姿百态的扬州戏曲、博大精深扬州学派、蜚声中外的扬州画派等门类齐全的人文形态上，更表现在其文化创造的活跃、文化氛围的浓厚与文化心理的成熟上，等等。

扬州作为一个文化重镇，辐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。这里产生过、活动过、寄寓过数不胜数的文化名人，从文人学者到书家画师，从巧匠能工到杏坛名家，其生动活泼的文化创造与传播、绵延不息的文化承续与延递，从来没有湮灭或消沉过。文化底蕴的深厚与文化内涵的博大，造就了令人神往的扬州，使其作为中华文化渊薮之区的鲜明形象日久弥新。

面对多姿多彩、浩瀚博大的扬州文化形态，我们感受到了其



内在文化精神的律动。这种文化精神,体现为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之日日新、又日新的创造,体现为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的海纳百川与兼容并蓄,体现为精致入微、孜孜不倦而永无止境的文化追求。在这里,我们看到了扬州人民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与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,看到了其主体性的高扬与创造性的勃发。扬州文化不仅是扬州人民的骄傲,而且也是江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笔共同的巨大精神财富。

古为今用,推陈出新;延续而创造,继承以发展。弘扬中国古代的优良文化传统,是为了建设当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,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。文化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之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。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,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。重视发挥地域历史文化资源的作用,加强对江苏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,对于推动文化大省建设、加快江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深入探讨与研究扬州文化的内在价值,其主旨正在于此。

2000年10月下旬,江总书记在故乡会见法国总统希拉克期间,应扬州同志的请求,欣然题词:“把扬州建设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。”这为扬州也为江苏的城市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。苏州大学出版社和扬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版一套《扬州文化丛书》,分门别类地介绍扬州文化知识,阐述扬州文化的内在精神,这是江苏文化建设中一项大有益处的工作,是江苏出版界落实江总书记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。我相信,这套丛书不但对于扬州人了解其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帮助,而且对于所有关心与热爱扬州文化、关心与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来说,都会是很有意义的。有感于斯,写了以上的话。是为序。

2001年秋



《扬州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 高 敏 赵昌智

副 主 编 陈长荣 曹永森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兰 王稼句 吴培华

陆苏华 陈少英 陈长荣

陈忠南 赵昌智 李厚尧

高 敏 耿曙生 曹永森

执行编委 陈长荣 王稼句

执行编务 施曙华 唐明珠



目 录

绪篇：扬州与“扬州”

先秦时期的扬州

- ◆ 淮夷与邳国 / 〇〇八
- ◆ 邳沟与邳城 / 〇一四

秦汉时期的扬州

- ◆ 有胆识的广陵人召平 / 〇二〇
- ◆ 封国表演的大舞台 / 〇二二
- ◆ 远嫁乌孙的刘细君 / 〇三〇
- ◆ 张婴与张纲 / 〇三三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扬州

- ◆ 魏、吴之间的广陵城 / 〇三六
- ◆ 侨郡与移民 / 〇四三
- ◆ 淝水之战与广陵 / 〇四六
- ◆ 千古伤心《芜城赋》 / 〇五一

隋唐五代时期的扬州

- ◆ “我梦扬州好”——隋炀帝与扬州 / 〇五六
- ◆ “霞映两重城” / 〇六五
- ◆ “扬一益二” / 〇六九



- ◆“商胡离别下扬州” / 〇七九
- ◆鉴真东渡 / 〇八三
- ◆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 / 〇九三
- ◆争夺和割据的战场 / 一〇九
- ◆崔致远与扬州 / 一二一

两宋时期的扬州

- ◆“淮左名都”与“烽火扬州路” / 一二六
- ◆李庭芝、姜才与扬州保卫战 / 一三四
- ◆普哈丁及其墓园 / 一三七
- ◆眼前心事入诗篇 / 一四〇

元明时期的扬州

- ◆马可·波罗及其他 / 一五四
- ◆群雄崛起与明代扬州 / 一六一
- ◆梅岭忠魂史可法 / 一六七
- ◆“故人情怨知多少” / 一七二

清代扬州

- ◆郑成功兵进瓜洲渡 / 一七八
- ◆“广陵繁华今胜昔” / 一八二
- ◆盐商与扬州 / 一九九
- ◆人文荟萃绿杨城 / 二〇七

近代扬州

- ◆太平军在扬州 / 二四二



- ◆ 辛亥扬州光复 / 二四六
- ◆ 亦雅亦俗的扬州近代文化 / 二五一
- ◆ 余篇 / 二五九
- ◆ 后记 / 二六三
- ◆ 主要参考书目 / 二六四



绪篇：扬州与“扬州”

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。

“扬州”是一个更古老的名称。

作为名城的扬州和作为名称的“扬州”，并非一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两者并不相关……



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，“扬州”又是一个古老的名称。然而，作为名城的扬州和作为名称的“扬州”，并非一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两者并不相关。

最早出现“扬州”这一名称的是《尚书·禹贡》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。据说禹在治水的同时，顺着他的足迹所到之处，根据土地的肥瘠，出产的多寡，作了种种标志，分天下为九州。其次序为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荊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。“扬州”为九州之一，曰“淮、海惟扬州”。同样提到“九州”的，还有《尔雅·释地》，多出了幽州、营州，而无青州、梁州；《周礼·职方》多出了幽州、并州，而无徐州、梁州。不论州名和地域如何不同，扬州一直属九州之一。只是《禹贡》中的“淮、海惟扬州”，《释地》中的“江南曰扬州”，《职方》中的“东南曰扬州”，区域之广，把现在的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乃至广东的一部分都包容在内了。

这个既古且大的扬州，虽也包括了后来成为名城的扬州，但与名城扬州远不是一回事，不可混为一谈。

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，《禹贡》中的“淮、海惟扬州”、“海、岱及淮惟徐州”等等的“惟”，译成今天的话就是“是”，没有名称的意义。但后来扬州却被称为“惟（维）扬”，明代甚至设过“维扬府”，而“惟青”“惟徐”的名称则未见过，这至今都很难解释。

在提到扬州的时候，人们往往会想到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”这句话。这话出于梁代殷芸的《小说》。这部篇幅不大的书早就散失了，由于它“具有史的规模，为后世一般野史笔记的滥觞”，所以后人对它很重视，鲁迅、余嘉锡等都曾加以辑录，而以周楞伽的辑本较为完善。周辑本的这段记述如下：

“有客相从，各言所志，或愿为扬州刺史，或愿多货财，或愿骑鹤上升。其一人曰：‘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。’欲兼三者。”

“扬州刺史”，容下面再谈；“多货财”，就是要发财；“骑鹤上升”，就是要成仙；“欲兼三者”，就是诸多好处都要。“因其所记系扬州事”，周先生把此则系于吴蜀人卷。为什么要系于吴蜀人卷呢？这还得从汉以后扬州建置的沿革谈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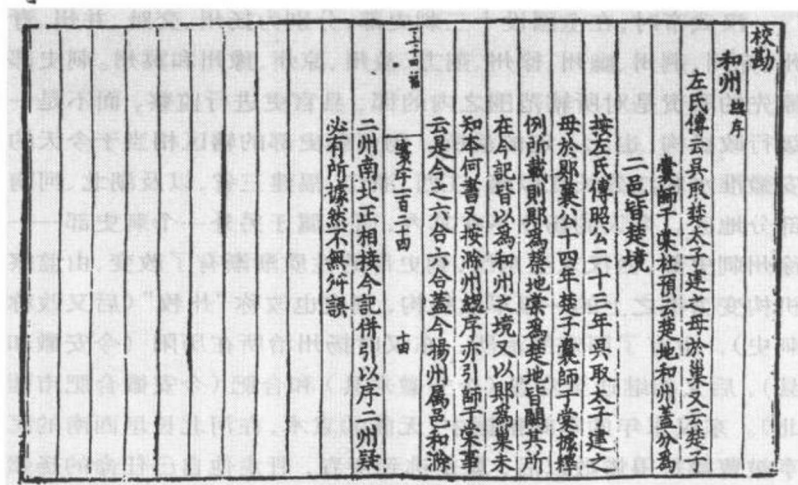
汉武帝时，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，分别为扬州、交趾、并州、青州、兖州、荊州、幽州、徐州、朔方、益州、凉州、豫州和冀州。刺史部原先的职责是对所辖范围之内郡、县官吏进行监察，而不是一级行政机构，也无一定的治所。扬州刺史部的辖区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，江西、浙江、福建三省，以及湖北、河南部分地区。今天的扬州不在其内，而是属于另外一个刺史部——徐州刺史部。西汉末至东汉，刺史部的性质渐渐有了改变，由监察机构变为郡之上的一级军政机构，刺史也改称“州牧”（后又改称刺史），也有了固定的治所，东汉时扬州治所在历阳（今安徽和县），后又相继迁至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和合肥（今安徽合肥市西北）。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中，无能的袁术，在河北长垣西南的匡亭被曹操打得惨败以后，就是逃到寿春，赶走他自己任命的扬州刺史陈瑞，而自封为“徐州伯”的。

三国时期，魏、吴各置扬州。魏的治所仍在寿春，辖地为淮南、庐江二郡，大约相当于今天安徽的南部；吴的治所在建业（今江苏南京），辖有丹阳、会稽、建安、庐陵等十四郡，大致相当于今天江苏、安徽的南部，浙江、江西、福建的大部以及湖北的部分地区。

吴的扬州治所与都城建业同在一地，经济、文化都很兴盛，辖区也很广大，所以做扬州刺史是十分风光的。上面提到的殷芸《小说》中的“愿为扬州刺史”，正是这个意思。辑录者周楞伽先生把这则故事系于吴蜀人卷，也是从这个背景考虑的。所谓“骑鹤上扬州”就是上的这个扬州，具体说就是建业。后来有人把“骑鹤上扬州”套到今天的扬州头上来，其实是有悖于它的本来意义的。

西晋灭吴后，两处扬州合并，治所仍在建邺（建业之改名，后又改建康），辖地略相当于今天的浙江及江苏、安徽南部一带。东晋南渡，建业又成为都城，正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百二十三所说：“扬州，元帝渡江历江左，扬州常理建业。”又恢复了都城与扬州治所同在一地的情况。整个南北朝时期，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。东晋和南北朝，今天的扬州属南兖州。

可见，上面所述的扬州都不是今天的扬州，也都没有管辖过



宋本《太平寰宇记》书影

今天的扬州。而发生在那个扬州的人和事，也与今天的扬州无关。但误会是有常有的。例如，东晋有北天竺迦毗罗卫国（今尼泊尔境内）的僧人佛驮跋陀罗来到中国，先后在长安、庐山从事宗教活动，后来随刘裕（南朝宋武帝）从荆州到扬都（即扬州和都城的所在地），住道场寺（在今南京中华门外，一称“斗场寺”，寺为司空谢石所建，后人因称“谢司空寺”），在这里和其他僧人一道，译成了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即后来被称做六十卷的晋译《华严》（以别于唐代实叉难陀译出的八十卷《华严》）。这事发生在那时的扬州即今天的南京，是无可置疑的。而后来却被扯到了今天的扬州，并载于方志，认定现存的扬州天宁寺就是东晋谢安（“谢石”误作“谢安”。谢石，谢安弟）舍宅建的寺，佛驮跋陀罗就是在这里译出了《华严经》。过去天宁寺山门外的牌楼上，赫然悬有篆书“晋译华严道场”的巨额。这真是张冠李戴了。又如梁代诗人何逊有一首名诗《扬州法曹梅花盛开》，约作于梁天监六年（507），何逊供职于扬州刺史萧伟幕中时，即后人称赏的“何逊扬州”、“东阁梅花”典故的由来。这个“扬州法曹”显然是在建康（今南京），但也有人认为是



今天的扬州。近人徐谦芳先生著《扬州风土记略》，有云：“扬州旧多梅花，何逊赋诗其下，后居洛，思梅花不得，请再任扬州。至日花适盛开，逊于东阁邀请名士共赏之，由是东阁延宾，传为佳话。”即认为彼扬州即是今扬州。但他又说：“或曰：何逊时扬州在建康。”态度就慎重多了。其他如六朝乐府民歌中常常提到的“江陵去扬州”、“闻欢下扬州”、“还依扬州去”、“扬州蒲锻环”等等，也都有认作今扬州的。

总的说来，六朝以前各种典籍上所说的扬州，都不是今天的扬州，两者不可混为一谈。

至于今扬州之被称为扬州，是有一个过程的。今扬州春秋时称邗，战国时称广陵，西汉时为江都国、广陵国，东汉至西晋为广陵郡，东晋分广陵郡为海陵郡、山阳郡，刘宋改南兖州，北齐改东广州，北周改吴州。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（589），改吴州为扬州，置总管府，今之扬州才和“扬州”这个名称沾上了边；但还不能说享有了扬州的专名，这中间还有曲折。

隋炀帝大业初改扬州为江都郡，下辖江阳、江都、海陵、宁海、高邮、安宜、山阳、盱眙、盐城、清流、全椒、六合、永福、句容、延陵、曲阿等十六县。唐高祖武德三年（620）又改为兖州，六年（623）又改邗州，九年（626）才改为扬州，置大都督。一般而言，及至此时，今扬州才享有“扬州”的专名。但在唐玄宗天宝元年（742），一度又改扬州为广陵郡，诗人高适在唐玄宗至德元年（756）任的官是“广陵（大都督府）长史，淮南节度兼采访使”。正是因为扬州改为广陵郡的缘故，直到肃宗乾元三年（760），又改回为扬州，这才算定了型。或可用《旧唐书》卷四十《地理志》，对这段沿革作一个概括：

“扬州大都督府，隋江都郡。武德三年，杜伏威归国，于润州江宁县置扬州，以隋江都郡为兖州，置东南道行台。七年，改兖州为邗州。九年，省江宁县之扬州，改邗州为扬州，置大都督，督扬、和、滁、楚、舒、庐、寿七州。贞观十年，改大都督为都督，督扬、滁、常、润、和、宣、歙七州。龙朔二年，升为大都督府。天宝元年，改为广陵郡，依旧大都督府。乾元元年，复为扬州。自后置淮南节度使，亲王

为都督,领使;长史为节度副大使,知节度事。恒以此为治所。”
以后扬州之名再没有变动了。



先秦时期的扬州

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。汉族是多民族融合的民族。

作为扬州古代先民的淮夷族，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是她们，在扬州这块沃土上，建立起一个遥远的“邗国”。

有了“邗国”，才有了后来的“邗沟”和“邗城”。

邗沟流淌到今天，邗城也延伸到今天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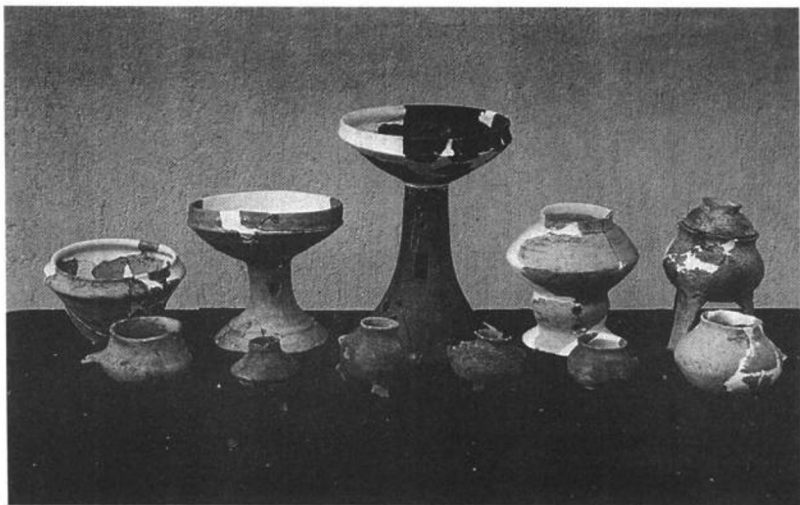
淮夷与邗国

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。作为扬州先民的古代淮夷族,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就考古发现来说,扬州地区早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。青莲岗文化、大汶口文化、庙底沟文化都与扬州有或远或近的关系。1993年在扬州高邮发现的龙虬庄遗址系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,因发现于扬州所属高邮一沟乡龙虬庄而得名,属青莲岗文化类



龙虬庄遗址发掘现场



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器

型,而又有自身的显著特点。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多平方米,文化层堆积厚二米,分属新石器早期和晚期。文化遗物主要为陶器、骨角器、石器和少数玉器,其中尤以骨角器最为丰富多样,且磨制精良,有的还有钻孔、镂空及各种刻划装饰。陶器以夹蚌末灰陶为主,也有泥质红陶、灰陶和黑陶、彩陶,与同时期的淮北刘林、大墩子遗址以红陶为主的情形差别很大。葬俗以单人葬为主,也有双人葬和多人合葬的。在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的口沿残片上,有一组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。据饶宗颐先生考证,此与夏初已使用的甲骨文为同一系统的文字。遗址中还发现较多的接近于现代梗稻的人工栽培稻炭化颗粒,这在江淮地区属首次发现。龙虬庄遗址的发现把扬州地区的先民文化上推至约六千年前。有人提出,应把龙虬庄遗址作为江淮地区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,可称为考古学上的龙虬庄文化。有关研究说明,继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后岗一期文化之后,便是大汶口文化的刘林期(按,刘林在今江苏邳县),它的年代约与庙底沟文化前期相当。刘林期的先民们接受并融合了庙底沟文化的先进因素,促进了自己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